



上

诸葛青龙 著

惊魂鼓

一、少侠魂魔鼓难摄

八月的四川。荒郊野外的一片桔林。

浓浓的云雾，遮住了本该很明亮的月轮。

因为没有月光，桔林里便很黑，所以，那刀剑的撞击声，听起来便分外清楚。至于各自所用的招术，外人却无法分辨。

其实，就是这正在相斗的两人，也只能凭借刀剑舞动的破风之声，来判断对方进攻的部位。

所以，两人过招儿并不快。

那用剑的，是个后生，名叫肖羽，来自峨嵋山。

从他走下峨嵋在这里与人厮斗，只不过才两天的时间，所以他的心里也象这片荒野一样涌起了浓浓的云雾。

他不禁暗自吃惊：师父竟会有如此多的仇人！

而且，连他这个做徒弟的也不肯放过，想来结怨至深！

适才，若不是他急中生智，走出云龙老叟所教的“百合莲花步”，加之师父教他的“逐风荡影”轻功又学到了六七成，一定逃不脱“景阳派”四大高手的追杀。

可是，才避过了瘟神，又撞见了无常。

面前这自称“玄通派”的五人，也口口声声与自己师父有仇。

肖羽对此更是如坠五里雾中，暗忖：你们说我师父凶残无比，还不是胡说八道！我师父一心向善，并时常谆嘱我不要因年轻气盛而妄开杀戒。以他的为人，怎会与你们结怨！

肖羽这里略一分神，剑招儿自然慢了下来。

对方那叫做“玄玄刀”的男子刀势一转，一招“赶月追风”，手中刀迎头劈下。变招儿极快！

就在这时，天上那浓云似乎略略变薄了一些，黯淡的月光也洒了下来。

若没有这月光的映射，只凭着刀舞破风的风声，肖羽很难躲过这一刀！

即便如此，肖羽也是大大吃了一惊。他急忙错步晃身，手中剑剑尖向上，一式“云底翻花”，封住面门。

可是，肖羽却不知，这“赶月追风”乃是“玄通派”刀法中的一绝。“玄玄刀”又得其精髓，劈、点、啄，刀光闪闪，一招三式几乎同时袭到，劈面门，点右肋，啄小腹，又顺势推出左掌！

对方运刀猛然加快，而且招式这样紧凑，可大出肖羽的意外。

手中剑顺势向下一磕，荡开那点向右肋的刀势，又急忙转腕回撩，刀剑相撞，火星乱碰。借着这相撞之力，左足用力点地，猛然向后腾身丈余。

“赶月追风”一招竟被对方避过，“玄玄刀”不禁大怒。人借刀势，倏然向肖羽扑去。

此时的肖羽，更不敢大意，忙使出“月华飘零”一招，剑光连闪，封住门户。

“玄玄刀”却一招紧似一招，看那情形，似乎是恨不得一刀将肖羽劈作两半。

这样又过十余招儿，肖羽不禁暗道：我乃孤身一人，而他们却有五个。这样乒乒乓乓一对一地斗下去，自己难免力尽筋疲，凶多吉少。

略略向后退步，似剑法散乱，待“玄玄刀”欺身扑到，肖羽手中剑突然向下劈落。

“玄玄刀”正发力向前猛扑，躲闪极其困难，只得将刀向上一迎。

剑刀相撞，肖羽借着这反弹之力，腾身跃起。

凌空一招“蜻蜓点水”，剑光暴涨，如秋水冷月，刺向“玄玄刀”“神庭穴”。

这“蜻蜓点水”，乃是肖羽所学的“飞花掩月剑法”中最辣的一招。凌空刺点“神庭”、“百会”两处大穴。待身形从对方头顶闪过，还可回剑横扫，斩对方腰肋。

它的要诀，是身体凌空之后，垂直下落。这与身形前冲那种下落大大不同，最是难为，足令对方难以设防。

“蜻蜓点水”招法虽精，肖羽也仅学到五六成。凌空摆剑虽快，但身形下落却不免要向前冲，按说对“玄玄刀”的威胁并不大。

怎奈，这“玄玄刀”却有水土不服的毛病。一入四川，即感周身不适，不断地泻肚。八月的四川，闷热难当，直令“玄玄刀”手足无力，虚汗直流，无可奈何，功力上便大大地打了折扣，动起手来，不免身形迟钝，力不从心。

肖羽凌空剑到，“玄玄刀”不禁心惊，出手便有些散乱。

举刀一迎，磕开点向“神庭”的剑势。

而肖羽的身形却依然向下疾坠，剑光又闪向其“百会”穴。急迫之下，“玄玄刀”有些心慌神乱，头一偏，刀一扬。

这手忙脚乱的一招儿却也奏效。虽未挡住剑尖，却磕在剑身上。

肖羽的手中剑被这一磕，向左走偏。剑尖一挑，剐在“玄玄刀”的左肩头！

“玄玄刀”疼得大叫一声，脚步踉跄，险些摔倒。

肖羽双足落地，身形向旁一侧，斜身立在“玄玄刀”背后。

两条人影倏然蹿来，急喊：“不要伤我师父！”迅捷扑到。其实，肖羽是不会乘人之危的。

那两个人蹿到“玄玄刀”跟前，将他扶到一边。

此时的肖羽，如果顺势走脱，并非难事。

可是，肖羽忽然想到，应该问一问对方，他们到底与师父有何仇何怨？为何连自己这个小小的弟子也不放过。

肖羽想得太天真了。刚刚伤了对方，还要向人家问东问西。人家只想要他的命，哪有功夫大摆龙门阵？

又一条黑影倏然蹿来，刀光闪闪，当头罩下。娇喝道：“野小子，竟敢伤我爹爹，还想走么？”

却是个姑娘。

肖羽急忙挥剑格刀，朗声道：“姑娘，请慢动手。我师父到底与众位有何仇何怨，你们竟连其弟子也要加害？”

“少费话，你这野小子，伤了我爹爹，还说何仇何怨。接招吧！”那姑娘一招“金蛇摆尾”，刀锋挥向肖羽的下三路。

肖羽闻听这话，不禁怒从心头起。暗忖：若不是你爹爹出手凶狠，逼我下手，他怎会受伤？

心中愠怒，嘴里却嘻嘻言道：“令尊被伤，实是他逼人太甚，在下不得已而为之。姑娘你年纪轻轻，在下又是刚出山门不久，你我之间恐怕是绝对无怨无恨。伤了你，岂不断了你尽孝之路，不可不可。”

嘴里虽这样说，剑招儿却并不慢。转瞬之间，与那姑娘已过了七八招。

那姑娘见占不了上风，耳畔又听得肖羽言语轻慢，不禁怒火更炽，银牙一咬，柳眉倒竖，一声娇叱，攻得更紧。

忽然，一个圆润柔和的女人话音传来：“婉儿，你且住手。待我告诉他，其师与我‘玄通派’到底有何仇何恨。谅他今天也走不到哪儿去！”言语之间，透出一种慑人的威势。只听话音，便可知其内功修为绝非等闲。

那叫做婉儿的姑娘闻听此言，腾身向后一跃，跳出圈外，恨恨说道：“先饶过你，一会儿姑娘再与你算帐。”

只听那女人缓缓说道：“你那师父，原本就是个无耻下流之辈……”

“胡说！”肖羽怒道。

“你师父就是个下流货色。勾结人家有夫之妇，害人性命，说下流倒还让他占了便宜！下流师父的徒弟也定然不是个好东西！”那叫做婉儿的姑娘飞快地说道。

“就你这样的货色，还不配让人勾引！”肖羽反唇相讥道。

“你……”婉儿被气得话都说不出，手中刀一挥，又要扑向肖羽。

“且慢！”那女人制止住她，接道：“你那师父，不仅下流，还十分阴狠……”

这次，肖羽忍住了，终于没有再发作。

那女人接道：“十五年前，你师父与西门水仙勾搭成奸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潜进凌远镖局，把凌道元一家七十余人尽数杀了。那情景，真够惨的！”

肖羽听她说到什么“凌道元”，不禁全身一震。暗忖：我出来就是寻访双亲的。可是，师父养育了我这许多年，却一直不告诉我双亲在哪里，家在何处。只说我原该姓凌。莫非这女人说的凌道元，能与自己有什么瓜葛？

转念一想，暗道：天下姓凌者多矣。事情怎么会这般凑巧。

遂道：“你说的西门水仙是谁？凌道元又是谁？”

那女人叹了一口气，恨恨地道：“凌道元乃是我林玉凤的师兄。那西门水仙小贱人，是凌师兄的续妻。”

“就算你说得有些谱儿，可我师父为何要与西门水仙勾搭？他去杀害凌道元全家，难道你看见了不成？”肖羽道。

“虽说没看见，我们还不能寻访？这许多年来，诸事我们都已查清。那西门水仙小贱人，现为邛崃山水月庵住持。待我们收拾了你师父，也一遭去收拾她！”那林玉凤恨恨地道。

附近树丛中有一人，听林玉凤说到水月庵住持等事，不禁全身一震，杀机顿生，遂暗暗地准备动手！

肖羽闻听林玉凤之言，似听了玩笑话一般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就算你说的全对，我师父杀了凌道元全家，又与什么西门水仙有私，可是，这与我有何关系？难道师父的欠帐要弟子来

偿还不成？”

林玉凤闻言，不禁一愣。暗道：这小子的话倒是很有道理。心中不由得暗暗埋怨“玄玄刀”于引中适才出手太快，以至自己不及阻拦，才会授人以柄。不免横了于引中一眼。夜黑林暗，谁也未注意。

于引中与林玉凤乃为夫妻。那婉儿是他们的女儿。

“你师父那般阴毒，你也定然不是个好东西！”那婉儿道。

“此言大谬也。”肖羽微微冷笑，接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都是常理，但也有近朱而不赤，近墨而不黑者。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之士，天下多矣。再说，在下的师父吕尚逸，却正是这高洁之士中的一个。他敬事而信，节用爱人，虽有微利于天下，皆可摩顶放踵而为之。

“他还教诲徒儿，要知恻隐、羞恶，懂辞让、是非。恻隐之心，仁之端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之端也；辞让之心，礼之端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之端也。凡此四端若可扩而充之，足以事父母、保四海……”

肖羽的师父吕尚逸，不仅武功超群，弄墨之事也很是在行。平时，除了向肖羽传授武功，还教他诵经读史。

而肖羽最为感兴趣的，却是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及诗词歌赋之类。师徒二人，常常谈经论史；也有争得面红耳赤之时。每到这种时候，师父多半让着肖羽。

正因如此，肖羽虽只十几岁，却谈锋甚健。这在尚武之人当中，也极为鲜见了。

所以，这话在林玉凤听来，犹如痴人听梦一般，心中即有受到戏弄之感。遂恨恨喝道：“野小子，你既是吕尚逸之徒，

只替他开脱也就罢了，却这般油嘴滑舌，胡说八道。看样子，只有把你的舌头撕下来，才能让你学会沉默，本夫人的耳朵也能清静一阵子，接招！”

“招”字出口，身形飞起。只一闪，便到了肖羽面前。双掌挟着风声，推向他前胸。

肖羽适才说话之时，已把手中剑还鞘，此刻见她纵来，遂舞动双掌，运起“金刚推手”一式，本想要硬接她一招。

不料，对方一出手，掌风飒飒，如汹涌的波涛迎面压来。肖羽顿觉气闷，不禁大惊。

只凭这一手，也便知对方决非等闲之辈。其内功远在自己之上。肖羽不敢硬接这一掌，向旁急闪身，同时也把双掌推出。借助她的掌力，倏然退出丈余。

林玉凤左足点地，又向肖羽扑到。

就在这时，附近的树上传来了银铃般的笑声！

一个女子悠悠道：“听人说江湖凶险，陷阱遍布，我还不信。现在可就不能不信了。这男的的女的老的少的，一会儿上来一个，就似那比武打擂一般，你说这江湖凶也不凶？险也不险？”

在场的人，不禁都一怔。

连林玉凤也有些吃惊，暗忖：听话音，她离此不过两丈，自己却没发觉她何时来的，这人轻功着实了得。

闻那女子之言，显然是向着肖羽说话，遂道：“江湖凶险是自然的了。不然也不能名为江湖。也正是因为江湖凶险，才要杀这野小子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手中有剑就可以杀人了！今日我恰好带着一

把剑，也来凑凑热闹，开个杀戒！”随着话音，一条黑影从远处的一棵树上飘然落下，宛如一枚树叶摇曳坠地，细细无声！

那女子稳住身形，拔剑在手，对林玉凤道：“小女子出山以来，还未遇见这般蛮不讲理之人。谁来试试身手？”

江湖之上，有人这样挑战，另一方必须要应战。此举涉及一个门派在江湖的声誉和地位，而尚武之人，往往把声誉看得重于生命。

所以，应战是必然的。

那叫做婉儿的姑娘，抽刀在手，娇喝道：“哪里来的山野村妇，不必逞凶！吃姑娘一刀！”

那婉儿向前一蹿，却忽然双脚离地，仰身退了回去！

原来是林玉凤，出手疾快，一把将她扯住了。

“受此污辱，还不动手，难道要把‘玄通派’脸面丢尽不成？”

“玄玄刀”见林玉凤拉住婉儿，愤然道。

只因适才“玄玄刀”出手太快，方造成了现在的被动，以至授人以柄，但当着外人的面，林玉凤又不好发作，只得尽量再讲自己的理。

也不理会“玄玄刀”，又向那女子道：“这位小姐也不必动气。我‘玄通派’与吕尚逸之间的仇怨，外人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即使要管，恐怕也难以管得。再者，适才这小子伤了我夫君，这个仇已是很深。你也管它不得！还是及早走你的路要紧！”

这话说得很客气，听来却不客气：少管闲事！快些滚开！

由树上下来那女子却嘻嘻一笑，道：“算本姑娘今天走运，竟遇到一家蛮不讲理的。对不讲理的人，本姑娘最有办法。也就是说，今日之事，我算是管定了！”

“你是何人？师承哪个？”林玉凤又道。

“问她这些做甚，还不动手！”婉儿急道。

由树上下来的女子轻蔑地一笑，道：“问我嘛，姓凌，名飞飞。凌飞飞是我，我就是凌飞飞。至于说师承嘛，不说也罢。因为你们若听了我师父大名，一定会夹着尾巴逃走，那就更失体面了！”

“娘，这小女子也欺人太甚。还不动手么？”婉儿焦急地道。

“且慢！”林玉凤不禁寻思道：这凌飞飞如此狂傲，或许也有道理。适才她存身的那棵树，总有两丈余高。跳落地下，居然无丝毫声音！如此看来，她的轻功只在我等之上。若与她动起手来，斗不过她也就罢了。如斗得过她，逼得她逃遁，我等如何能追得上她。她在这里吃了亏，却到江湖之中将我等短处张扬一番，“玄通派”的名誉从此便要扫地了！

林玉凤沉默良久，不发一言，“玄玄刀”于引中竟也不再吭声。夫妻之间，心有灵犀，两个人想到一块儿去了。

如此看来，“玄通派”是阴盛阳衰了。

肖羽听那姑娘说自己姓凌，不觉心动，暗忖：适才林玉凤说了个凌道元，这又来了个凌飞飞。我也本该姓凌。或许她的到来，能对我寻访父母有所帮助。

天下凌氏多矣。肖羽这般想，只因他寻访父母心急如焚。

他这一急，说话也便没了伦次。向那凌飞飞道：“你能姓凌，真好！”

“我本就姓凌。听你之言，似乎我是后改了姓凌。”

适才听肖羽与林玉凤论理，姑娘心中对肖羽已是暗自钦佩。这时，虽听肖羽问得不伦不类，凌飞飞也并不意味着，柔声向肖羽说道。

“在下不是那个意思。”肖羽唯恐对方误会，接道：“在下适才的意思是说，家父也姓凌，与姑娘同姓。”

“这就奇了。你的家父姓凌，难道你可以姓什么别的？”凌飞飞道。

“姑娘说得极是。在下现在是姓肖，正在寻找姓凌的家父。”

“你出来是认人作父的么？”凌飞飞笑道。

“非也，非也。在下是前几日方知道自己姓凌的，便出山寻找家父了。”肖羽道。

“既是这样，不妨说说看，你那姓凌的家父，是否能与我姓的这个凌有什么瓜葛？我也是出来寻找父母的！”凌飞飞道。

“在下只知家父姓凌，至今还不知他是何处人氏，在哪里走动。”肖羽有些沮丧道。

“这却难了。还不如我，已经知了个大概。”凌飞飞道。

他二人在这一句又一句，谈得甚是热烈。对不远处站着的那“玄通派”的五人，竟视而不见，似他们原本就不存在一般！

林玉凤听他二人之言，怦然心动。不禁想到了一件事。困扰她多年的一件事。

遂向肖羽道：“这位公子，你今年几岁了？”

肖羽正与凌姑娘谈得投机，忽听林玉凤发问，愤愤然道：“我今年一十六岁，又能怎的？莫非我的年龄也会与你有仇？”

“噢，十六岁。嘉靖二十七年到如今，正该是十六岁。若是那样，也真奇了！”林玉凤闻听肖羽之言，自言自语地道。

肖羽对此却并不理会，又向凌飞飞道：“凌姑娘，令尊令慈是谁？不妨说说，或许对我寻访父母能有帮助。”

“这个嘛，如今还得保密。不然，又要有人蛮不讲理了。”凌飞飞向林玉凤等几个望了望，旁敲侧击道。

“他们这也太无理了，全不把我等放在眼里。何不把这两个鼠辈一同拿了！”说话的竟是那叫婉儿的姑娘！

“喂，那个婉儿，再说话时，与凌姑娘学一学，不要尽把什么鼠辈塞在嘴里。要是个姑娘嘴里叼着老鼠，还不如一只没教养的猫！”肖羽揶揄道。

“他们真是欺人太甚！”

婉儿虽这样叫着，却并不动身，似在等待着林玉凤的吩咐。

而“玄玄刀”于引中与他的两个徒弟，竟然一声不吭，象对眼前事情视而不见！

林玉凤竟有如此的威慑力！

动手是不可避免了！

这时，虽然还听不见林玉凤出声，但肖羽和凌飞飞，似乎感到了她的威胁；似乎看见了她射过来的目光；似乎不得不抗拒她即将爆发的内力！

正是无声胜有声。这时，仿佛每个人的呼吸都凝止了！

恰如狂风骤起，飞沙扑面。

凌飞长剑一摆，立好了门户。

肖羽却一跨步，挡在她面前。右手紧紧握着长剑。一双眼睛，眨也不眨地盯着林玉凤。

他不想让一个与自己谈得很投机的姑娘，在自己的面前吃亏，更不能让她来保护自己，那样的话，自己也算不上个男子汉了。

何况，她还姓凌，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。

微风吹过，树叶沙沙。

这声音，在肖羽听来，多少有些心惊肉跳！

他不知道林玉凤会在什么时候扑过来。他甚至有些后悔，没在剑刺“玄玄刀”时趁机逃走。

他更不知道自己见了凌飞飞为什么会很热情。似乎不是因为对她那拔刀相助的感激，那又是为了什么？

凌飞飞却向旁一闪，再往前跨出一步，并排与肖羽站在一起。

两把长剑，闪着寒光，指向林玉凤！

“我们，走吧！”

话音圆润而有魅力！

是林玉凤在说话！

“难道就这样便宜了他们不成？”婉儿急得似要哭出来！

“玄玄刀”于引中却一声不吭。转过身去，一步，一步，缓缓地走了。

他的两个徒弟紧随左右，林玉凤慢悠悠地走在他们身后。

“哼，便宜不了你们！”婉儿恨恨地道。不情愿地跟在众

人后面。

这个结果，大出肖、凌二人意料，各自收剑入鞘。

这二人，都是刚刚投身江湖，才会这样快就解除了戒备。

其实，林玉凤等人若是突然反扑，他二人定然措手不及！

江湖险恶，他们只有耳闻而已，并无亲身体验。

见林玉凤等人已经去远，肖羽微微退后一步，向着凌飞飞躬身一礼，道：“多谢姑娘适才相助。”

到了这时，才抬眼打量这凌飞飞。只见她身材颇为娇小，穿着一身黑色夜行衣。举手投足之间，显得轻灵而洒脱。

只是天色太晚，虽见她面色白皙，却分辨不清模样如何。

越是这样，肖羽越想看清这张脸。不禁向前凑了凑。

“罢了，罢了。”肖羽适才那番是非善恶之类的宏论，凌飞飞听来颇为入耳，对肖羽很有好感，所以，见肖羽如此，也只微微向旁侧身，接道：“那是人家不理你自己走的，又不是我帮着你赶他们走的，还多谢少谢的做什么？”

“不，不，不，若不是姑娘来，他们是决不会走的。谢还是要谢的。”肖羽这样应着，还打算向前凑凑。

凌飞飞的莺声燕语，在他听来不禁心跳耳热。他很想看清到底是什么样的香唇伶牙，才会吐出这样撩人的话音！

可是，他不能。他与凌飞飞乃是萍水相逢的男女，那样做无疑有些轻浮失礼。

凌飞飞似乎看透了他的心思，轻轻笑了笑。

却要有意让他转过痴迷，道：“肖公子，你那‘百合莲花步’是何人所授？恐怕你师父并不晓得这门功夫！”

肖羽不禁一怔。她不仅知道自己姓肖，似乎对“百合莲

花步”也很熟悉。只是，自己刚刚出山两天，那“百合莲花步”，也只在适才逃脱“景阳派”那四人追杀之时，才用了一次。

怎么这凌姑娘知道得这样详细？就算适才有一点儿月光，但不是内行人，无论如何也辨不出“百合莲花步”的路数。

她居然还知道这超人的轻功，不是我的师尊吕尚逸所授，莫非她与云龙老叟能有什么关系？

“你是悟真禅师的弟子？”肖羽道。

“云龙老叟为何要教你‘百合莲花步’？”凌飞飞道。

“我与云龙老叟是忘年交。有一次，他在山中曾被一条罕见的巨蟒缠住，是我救了他。”肖羽道。

“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。这救命之恩，报之以罕世轻功，也还算妥帖。”凌飞飞道。

“那林玉凤已经走了，姑娘也就不必保密了。令尊到底是谁？”肖羽忽然想到了这个最紧要的问题，急道。

“我知道得并不确切。”凌飞飞有些黯然，声音也很低沉。

“说说又有何妨。”肖羽道。

“只听师父说，可能是洞庭凌氏，也许是中原舞阳凌氏。师父并不知底细。”凌飞飞道。

“这倒也比我这只知姓凌为好。”肖羽道。

“我还能问一问水月庵的悟慧师父。”凌飞飞道。

“是适才林玉凤说的那个西门水仙么？”肖羽道。

“应该是。她就是家母。”凌飞飞道。

“既然知道令慈在哪儿，令尊不是一问便知了么？”肖羽道。

“我长了这么大，还从未见过她。”凌飞飞道。

“也罢。她也是林玉凤要追杀的。如此说来，你我倒可算同病相怜了。”肖羽道。

忽然，有一种窸窣的声音，由远而近！

是人行走脚步声！而且不是一个人！

从声音即可判断出，来人的轻功，很是平常，是自西而来。

莫非是“景阳派”那几人又追来了？

“我们还是躲一躲的好。”肖羽道。

“无端的麻烦我们不必有。”凌飞飞道。

两人倏然闪身，隐在一处树丛里。

却听得脚步声杂沓，还有说话声。

一个声音说：“怎么追了这半晌，还不见这小子的踪影，莫非钻进地缝不成？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他一定是向东跑了。你想啊，向北几里就是长江，南面乃蛮夷之地，他不向东还能向哪儿！”

“真不愧是‘小诸葛’！”“言之有理。”几个声音附和着。

一会儿，只见几条黑影向东掠去。肖羽一看便猜到，这是“景阳派”那些人。

遂道：“这江湖险恶，是一点儿不假。仇啊，杀呀，也是太多了。”

“公子今后有何打算？”凌飞飞道。

有何打算？只想寻找父母而已。可是，只知道家父姓凌，哪似你，还知道母亲是谁，现在哪里！

不知怎么，肖羽竟忽然涌起一股烦恼！